# 蟄菴日錄 下

# 藝菴日錄

癸亥

# 蟄菴日錄目錄　癸亥上


辭召命疏
姑孰太守李季重以二詩見懷奉酬一首
倪元道奉　命守尋甸中途輿盡授綏而歸
予心賞其高賦此贈之
憶元介少宰園居
季重使君投詩推挹至甚再此賦答
齊王孫伯修過訪以病未見賦謝

哭沈生子六首有序

南都至蕪湖募修官路疏

渤海李公守姑孰有觀察武昌之命其屬下司訓張子感公知遇屬予爲詩以贈因賦二首

姚允吉詩集序

許倫所先生小像贊

焦孺人殷氏墓志銘

久旱忽得大雨喜而賦之二首
謝吉甫澹園宮諭之門人也依師久居白下
宮諭逝已數年吉甫偶見過言將西歸予愴
然有感因賦七言律詩二首贈之
許倫所州守七十二首
齊宗侯修吾六十二首
嘉蔭齋爲王不驕題二首
酷暑齋居漫書遣興四首

誥封淑人陸母張氏墓志銘
旌表貞節武母王孺人墓志銘
封安人茅母丁氏墓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恭蛟門沈公墓
表
顧孝敷八十二首
宋太學生陳公榮以元兵入犯率其從子老

成子宗傳統衆勤王隷文丞相幕下朝廷官
公爲福清知縣已與元兵戰敗公已免二子
復入重圍救公被傷同死宋亡公誓其家不
仕元至　明始顯南少司空陳公長祚公十
世從孫也以公事見示屬爲詩因賦絶句十
首

重修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文峰陳公生祠碑
李元實官計部武燕卿謁選銓部皆于丁酉

鄉同年也武卒于客邸李爲具含殮同日亦
欢余聞而悲之爲詩以弔二首

# 蟄菴日錄　癸亥上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 辭　召命疏

謹　奏爲衰病孱臣驚聞　召命瀝懇
聖明俯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昨歲以病三疏
乞休蒙　恩准臣在籍調理臣閱歲以來尋
醫訪藥冀宿疾漸除可以圖效犬馬而未能也
忽于歲杪接到邸報該　内閣具題吏部覆

請以　實錄纂修伏蒙　聖恩起改臣爲
吏部右侍郎克副總裁臣聞　命自天不勝
感激不勝惶悚竊惟纂修　實錄大典也纂
修有總裁而又置副以領其事重寄也自非久
在館閣之名儒掞天之大手筆烏能勝其任哉
臣伏在田間側聞今之職編纂者彬彬然極天
下之選已不患于汗青之無日矣臣何人斯敢
玷斯舉荅臣官忝　禁林居多草莽安希豹

曾未紬東觀之圖書竊好雕蟲久不奉甘泉之筆槖歸田將垂二紀伏枕又已數年夙志盡隳舊聞漸落蓋五衰之相早現五短之技終窮矣乃欲其操鉛槧以從諸臣之後有所裨贊折衷勒日月不刊之典考見聞互異之辭其將能乎今時當大察　皇上方詔執事澄汰官方式序在位如臣瘝曠褫斥宜先豈敢更冒榮塗以速官謗此臣所以披瀝悃誠亟仰控于　陛

下者也伏望　皇上眷臣庸病委難勝任
特賜罷斥庶枯朽不濫塵于華貫愚分得因
之少安筆削不輕寄于庸材　大典且爲之
益重矣臣無任戰栗祈懇待　命之至

姑孰太守李季重以二詩見懷奉酬一首

東來紫氣結真遊玄覽居然一事流緩帶自開
羊令府胡牀獨踞庾公樓登仙誰共青蓮舫張
宴人看紫綺裘一代龍門君自見還將陳榻下

南州

倪元道奉　命守尋甸中途興盡投紱而歸予心賞其高賦此贈之

五馬雙旌去若飛忽聞興盡拂衣歸非關烽火令遊倦自愛雲山與世違楊柳春風門却掃芙蓉秋水鎖藏輝憐予自昔稱同志可共青谿理釣磯

憶元介少宰園居

二園風物近如何春色江南此最多地接丹丘饒雨露天吹綠野護風波鶴書屢趣還辭讓鳳閣將升且嘯歌我亦金門稱大隱自憐多病隔煙蘿

季重使君投詩推挹至甚再此賦答

香凝畫戟日氤氳飛鳳時看下紫氛版出功曹無俗吏化行馮翊有神君樓中詩許垂黃鶴汾曲歌應掞白雲一瓣心香還自醒敢云衣鉢嶺

南分

齊王孫伯修過訪以病未見賦謝

手攀梅樹惜殘春素影横斜散玉林忽忽形骸誰是我拘拘造物已非人波旬說好終成幻乾闥城高總未眞大士不妨時問跡愧稱金粟是前身

哭沈生子六首有序

生子以萬曆壬午舉應天鄉試第六人一時

文名滿都下丙戌成進士筮仕尹奉新再調
晉江攺廣文被譛鐫秩歸文雅風流有六朝
風格人或以禮法繩之君夷然不屑也所居
必治山水屋宇車服華整異常蓄書萬餘卷
皆手自校訂不減牙籤萬軸君不孳孳求田
問舍而特多狹邪之好以是耗雄心而銷壯
志與予最相知予嘗品其人似晉人雖復終
日穢語而實無鄙言數日前手書索予新刻

忽然長逝寻不勝驚悼因憶其生平為詩以哭之

蕊榜雙登籍花封兩拜官共矜人地美自厭官途難勝事衰寧減幽期病未寒公卿多等輩那肯問彈冠

落落三朝彥踆踆九市臣琴尊隨事古冠履逐時新名為鍾情損家緣好事貧舉肥稱得士君可遂沉淪

不問家人產寧容世網羈身惟覓書癖心祗爲
花迷曲巷玄冠委虛堂白旐低最憐桃葉妓强
半爲君啼
文自追三代人還似六朝群才心盡攝衆毀骨
堪銷晦跡能無涸狂言亦自超風流一朝盡吳
苑日蕭條
能辨龍文鼎兼工蠆尾書篆題窮七略裝褫愛
三餘琴幞驚鴻舫香衫細馬車笑他腰帶減偃

仰賦郊居

任達非荒宴閑情寄狹邪朝攀韋曲柳夜宿杜陵花釵舄紅襟燕香鷩白鼻騧衣冠南路盡彌令惜風華

南都至蕪湖募修官路疏

自金陵而西溯江滸歷姑孰而抵鳩茲百八十里而遥繇宣歙走南都之孔道也冠蓋之所徃來輪蹄之所輻輳日夜無休時其地多山堧水

篠境坍沮洳之患所在有之故路多圯壞而不易治閭有好義之士捐貲以葺之者然小者尋丈大者井里欲舉百八十里之通衢悉甃而治焉使如砥如矢無畀于洛鎬之盛固未易臻此也徃閭丁大司空爲中丞治水師江上嘗有意圖之以工力浩大不易就迄今未有經理其事者行者徃徃顧瞻而太息里居士鄭澤慨然以身任之乃自南都之安德門抵桐井尺寸以計

每路十尺用石幾何磚幾何工匠之費幾何遂捐已貲先葺之而以其餘俟君子之好義者乃請于操臺徐公屬大比丘普惠某某手疏而募二大比丘宿植善因緇素所共頂禮故藉以爲津梁且徼惠于薄伽梵之冥佑以助成功可計日奏也議既就請余爲文以爲之導余嘗聞持地菩薩嘗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皆平塡之或作橋梁或負沙土晜

舍如來摩頂謂曰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義雖如是然未嘗不以修橋治路爲種福田廣利益之事故名德耆老不惜胼胝以就縉紳先生往往深嘉而樂道之甚且以公府之法顯爲護持葢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欲平其路先平其心既平其心當平其路平心所以平其路平路所以平心心地一如無二法也試觀夫人欲槩其中則五嶽嵔嵔起于方寸理遣其意則

雖有褊心飄瓦不怨虗舟不觸矣由此推之藩籬可徹必不持一家之見閉羅而曲防封畛可通必不忍使同類之人塡坑而墮塹又況乎所捐特帑藏之朽蠹耳可以釋行者墝埆沮洳之患俾以往來之冠蓋輜輳之輪蹄顧瞻畿內之道路如砥如矢無異于洛鎬之盛也豈必孳孳然爲福田利益而後距踊以趨之哉居士生平尚義所施助興造不可勝紀然往往遜其德而

不居却其名而不受貲惟恐其不出于巳功惟恐其不歸于人葢眞毘舍如來所謂能平其心者得二大比丘以佐之聲應氣求好義之士雲屬波委且日月相踵乎前自今由金陵抵鳩茲蕩蕩乎平皆皇路矣余謹書此以風之

渤海李公守姑孰有觀察武昌之命其屬下司訓張子感公知遇屬予爲詩以贈因賦二首

循良宜得股肱名詔許搴帷表百城吳苑甘棠
環舊履楚天高柳列新營去思共草黄山曲首
唱爭傳白雪聲獨笑文翁開畫壁却教門下賦
先成
及門共喜得登龍下士爭爲悅巳容遂使驊騮
開道路豈令鋒鍔閟芙蓉龔黄增秩躋三府江
漢分圻表四封何武去思誰最切學宫歌頌有
章縫

姚允吉詩集序

允吉之祖曰元白先生工辭賦游于東橋先生之門一時士大夫以詩名者無不與相唱和名播海内二子玄胤延甫兩先生追踪家學自相師友而允吉與弟允初繼起于三世又紹明而光大之崔氏之世擅雕龍謝家之代有鳳毛不是過也允吉前有名父後有難弟乃天才溢發拔俗孤騫逞譽藻園揚光藝苑者莫不願納交而身

下之每奏一篇競相賞咏以爲當在開元大曆之間長慶而下勿論也自項新聲代變言詩者各就其意之所至才之所就矜險以鶩奇辭不必中規矩音不必和金石鑿空而出之隨手而拈之鍾叅軍所謂弋浮以眩目裁虗以蕩心雅道之淪喪盡矣允吉之詩天籟相宜人巧並錯攬其色澤則采虹垂天丹霞蔽水按其音調則噌然鳳嘯宛爾龍吟述悰而沉鬱頓挫無不顯

之情叙景而濃淡慘舒有必窮之境高岑之雄
古王孟之清和韋柳之婉潔撮舉其勝而時出
之允吉之所得于唐人者深矣代變之後復聞
正始之音豈不快哉子美之詩元微之以為古
人之總萃説者謂其有祖風允吉家學之淵源
既遠又以匠心出之宜其一往入微有非人之
所易及者允吉司訓廣陵闈中弟子請其詩梓
而行之寓書于伯子孝廉孟若請余而問序余

才不逮允吉兄弟遠甚游從甚久欣然莫逆因不揣而爲之弁余久困于病如丘靈鞠宦意文情一時都盡作者之旨故未能窺允吉尚問諸允初高山流水之音春草池塘之夢不知所得孰爲多也

許倫所先生小像贊

偉然者望而知其爲廟廊之器秩然者聆而知其爲金玉之聲學有淵源克繩夫祖武材爲杞

梓宜棟乎王庭奏牘所陳天人策克乎篋笥游轍所至孝廉名動乎公卿與之辨群才洞一世之臧否令其處高位知一國之重輕且地望可首品流于中正郎詞翰當典著作于承明乃早不矜二龍之譽而晩不戀五馬之榮拂衣高騫目躡東山之雙屐舉盃長嘯何假南面之百城濟勝如玄度身獨領風月之趣持鑒如子將口不操月旦之評蓋居官則豈弟以近人詩之所

謂氏父母居鄉則仁厚以美俗禮之所謂鄉先生圖宜其備茲景福坐擁乎荀氏之龍謝家之鳳而介爾眉壽永主夫香山之會洛社之盟者邪

焦孺人殷氏墓志銘

吾鄉前輩中以理學稱者宗伯殷公宫諭焦公爲最著兩公忘年投分先後名重海内宫諭公一代龍門士大夫稟其學者甚衆三子皆雋才

而季公尤以白眉顯宗伯公端居一室恒閉影不交人事其仲子玄洲公夫婦時從公問名理所生女即孺人少亦因父母知學而曉其大義後澹園公玄洲公以季公與孺人年相若遂委禽焉兩公依然有針芥之投而子女遂諧松蘿之契真人倫之盛事也始玄洲公娶沈孺人不字置遷尹而孺人舉焉沈育之爲巳女孺人少讀論語唐詩習字沈所教也沈沒王母俞安人

撫之如沈孺人緣是習女紅及治家等事然端靜敏練不妄言笑家人輩咸肅然敬畏之矣既歸季公姑趙安人性嚴重孺人與娣姒日侍側常凜凜怡聲屏息每事務得其歡心姑病佐季公省視起居不解帶者累月安人固命之歸寢潛同季公立戶外聽聲息測知安否達旦不就室也比沒哀毀有加禮官諭公既失趙安人旁無媵侍時兄嫂皆先逝獨孺人與季公在膝下

孺人手選甘毳以奉公謹責左右以代抑搔溫凊無闕事宮諭公座客常滿鐏罍槃敦不戒而走堂下皆孺人總理力也宮諭公以是大安之稱其孝及宮諭公沒季公兩經大喪荒迷幾至滅性孺人銜哀協贊之戚易兼備不至有終天恨中外翕然譽焉佐季公讀未嘗以家事詒其憂季公累試不第輒從旁譬解之曰如君才豈終難一第者育子綱若女不以呴育弛義方待

有恩御臧獲能得人心惟季公亦曰吾得孺人匪直爲賢妻乃良友也始孺人在家從王母若母歸心禮佛既爲婦雖羅綺金翠滿前而清淨自居未嘗滓其志時持誦華嚴普門品月御六齋比病革夢侍宫諭公質以罪愆難解公語之曰試覓爾生平所苦紛飛之心心既不存罪于何麗孺人寤而呼季公語之以夢且告之曰吾已得大自在矣逝之日又語季公大士親

至其所手引其袈裟以示戒子女之侍側悲號者曰無亂我性吉祥而逝葢若素所習者嗚呼異哉余嘗謂古之賢人君子身致其名德不難有聞于當世而獨介介于賢妻之難秦嘉徐淑以才儷梁鴻孟光以德儷至不易遘矣龎居士得龎媼而証吾生之學張丞相得向夫人而毀無佛之論夫婦偕登大覺從愛纏中破累劫之因緣視劉綱許掾之夫婦同書瓊簡并籍丹臺

者猶胥壤隔也季公乃得孺人用以紹明家學爲世津梁天之所授洵不易矣余因讀季公與綱所紀孺人事竦然增伉儷之重安仁之悼奉倩之惑徒爲情使耳乃知宗伯宫論兩公家法之所垂至深且厚也古取婦者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孺人生萬曆辛巳二月五日卒天啓壬戌九月十三日子綱諸生娶陳氏女五壻何默陳九行史象震餘未字孫二孫

女一俱幼瘞以今癸亥二月二十四日墓在仙
鶴門外之丁山凹負癸向丁季公所新卜也系
之以銘曰
名門之女名公之婦名儒之妻名士之母得全
全昌世復何有未斷者情未究者壽孺人曰噫
唯唯否否凡若所言根塵之圍誰戚誰疎誰速
誰久有是哉人不為三寶之依而徒為百年之
守也

久旱忽得大雨喜而賦之二首

海立天垂雨堪爲破鬱陶岸花翻雪浪簷雷轉風濤莫惜呼醽醁誰爲舉桔槔年豐誠可願痛飲讀離騷

累月占恒燠棲棲望有秋乍驕青野色忽倒絳河流瞑合雲垂屋涼生風滿樓澄江如在眼終日坐銷憂

謝吉甫澹園宮諭之門人也依師久居白下

宫諭逝已數年吉甫偶見過言將西歸余愴
然有感因賦七言律詩二首贈之
忽湧相逢道别離西風吹袂淚雙垂獨憐白首
從師日共訝紅亭送客時老去弓旌猶有待歸
來伏臘尚無資更餘粱木千年恨誰問中郎有
道碑
挂帆江口月明初忽向西河採索居董相陵前
堪下馬楊公堂下可投魚高槐半掩横經席宿

草全彌絮酒車爲憶舊游同志在歸鴻寧情數
行書

許倫所州守七十二首

地望華腴冠六朝才名誰似阿龍超賓興又重
鄉三物吏治常高郡六條清宴祗容瓊珮合仙
源未覺玉晨遙應知聖代辭榮客洗耳時來聽
九韶

倦抛朱紱臥江東虎節曾分出漢宮異政迴堪

咨四岳同年近欲讓三公瑤林玉樹庭方滿石
室金堂路已通共憶懸車年至日早聞渭水兆
非熊

齊宗侯修吾六十二首

蘭颸初轉畫闌中蓮葉梧陰繞雪宮遥指青禽
來海上近看紫氣滿江東歌行金縷浮三雅宴
敞瑤臺進入公共羨耆英兆　玉牒仙源滾滾
絳河通

清夜西園合綺筵平原賓客總翩翩桃花自結三千歲蓂葉初占六十年青社舊存桐翦約綠綈新秘藥珠篇相逢爲檢丹臺籍醉引瓊漿向碧天

嘉蔭齋爲王不驕題二首

一年華胄舊烏衣嘉樹常交日版扉清樾不知三伏至重陰還許四隣依簷牙過雨花長合簾額籠香篆不飛況復靈根美滋植遥看花萼代

相輝
瑶林玉樹未蕭森四壁圖書映古今竹漏碧雲
春載酒桐流清露夜鳴琴可知北牖堪高臥更
甚南村洽素心共羡重光誇七葉漫言勝賞在
山陰

酷暑齋居漫書遣興四首
蓝宮花月尚依然忽忽人間不記年筆珥螭坳
徒錄錄枕藏鴻寶自懸懸六龍飛轡移紅日雙

鳳扶輪下紫煙幾欲醉乘黃鶴去却因山水礴周旋

海山仙苑幾時成瓊簡何勞樹姓名綠杖行隨麋鹿引紫簫吹作鳳凰鳴蘧蘧蝴蝶看昨夢楚楚蜉蝣笑此生萬里天高秋水碧不知身坐幾重城

吳霜滿鏡髮蒼蒼肘後空懸不老方漫說求仙真有路誰言選佛更無場波涵海月千輪滿雨

散天花七寶香金粟如來曾記荊常教多病禮
醫王
夢回時警欲塵中衰病何當學老農結草爲樓
形似鶴種松成蓋影如龍泉飛銀漢三千尺月
湔金樓十二重自飲天漿時擊目萬山嵐翠濕
芙蓉

誥封淑人陸母張氏墓志銘

陸母太淑人姓張氏海虞封參岳陸公之元配

而兗祿三洲張公之女也陸與張皆虞之名族
張代以珪組望里中三洲公娶于王實生淑人
王之父曰婁江大司馬思質公淑人家于外家
貴倨甚而淑人端敏恬愼不屑屑爲時世粧居
恒好讀女史諸書暇諸于繡髻步搖搔首之飾
意泊如也舅氏司寇鳳洲公奉常麟洲公常目
攝之謂其母曰令女而男也其不爲吾家之魏
陽元乎以故張公爲淑人相攸不輕字而是時

封公之父泉州公以舉于鄉邑中敬推爲長者而封公以名家子稟質穎敏充祿公見之曰是宜壻吾女司寇公兄弟亦以徽陸郎莫適爲吾甥女壻也泉州公聞之遂介蹇修而委禽焉年十八而歸封公時舅姑以淑人家世膏腴卽重彩兼味猶恐不足以當一盼而淑人恭敬勤儉朝起問起居旦上食供滫瀡惟謹身布衣蔬食蕭然素風人驟而覿之不知其爲貴家女大家

婦也封公所生母吳性嚴重左右小不得意譙何隨之淑人怡聲下氣務得其懽心久之吳亦以新婦婉順融融然蠲其悁也封公既以才推擇爲博士弟子湛思于丹鉛者垂二十年不暇問家人產閫内之事淑人樣之有不給輒解簪珥以助恒秘不令封公知封公屢困場屋不第意不能侘傺無翰墨疑淑人時從旁以義命解之封公輒欣然而罷封公性倜儻喜賓客尊罍

槃坫之供無虛日悉倚辦于淑人封公陶陶然常不問所出也既舉諸丈夫子皆雋才淑人撫而謂封公曰以君之才而未售也天其以是大君門而酬其志乎于是躬自誨迪之朝夕與義方相副及伯仲相踵顯于 朝而淑人喜可知也仲氏參岳君令永嘉以治行高等 璽書褒勸及其親已參楚中書省遇 上覃恩晉封公如子官而淑人亦並秩三品之號人競艷

之時淑人與封公春秋高且七十矣而步履飲
噉恒無恙日擊鮮飲醇佐封公爲娛樂諸子若
孫紛耩鞠䏁承事左右者遞代無休時賓客在
堂咸以爲封公淑人善安其子之養即百歲不
難致也乃封公一旦溘焉以逝不再逾歲而淑
人繼之嗚呼異哉余嘗論内德于先後之際
而難爲言也婦賢矣或未聞其爲母母賢矣或
未聞其爲婦淑人相封公上事舅若姑又上事

王舅若姑靡不孌孌然顏誠而志順也下育子又下育子之子靡不奕奕然特立而競爽也型而範之其德全總而理之其才裕矣至樂施予則族鄰待以舉火者若而人御臧獲有恩蹲蹲然如嬰兒之在膝下也富厚顯榮既多受祉且寘心觀化有味乎西方聖人之言彌留之日端坐而逝此其高識尤非笄褘中所易遘者始司冠奉常以宅相望淑人與封公身未及見乃今

于參岳伯仲間得之人倫之鑒可謂遠而中矣淑人族姓之華封秩之貴子若孫之繁且衍視魏司徒所得爲孰多天益篤生淑人以大陸氏者也嗚呼詎偶然哉詎偶然哉淑人之生以嘉靖癸丑之六月十九日卒于天啓壬戌之十二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五崇禮舉戊戌進士浙江平陽縣知縣先卒娶王氏少參笠洲公子別駕敬吾公女問禮郎參岳君甲辰進士湖廣

布政司參政娶周氏封淑人潼州郡守鳳池公子太學㭎山公女守禮國子生娶吳氏務春公女繼歸氏見廉公女明禮邑庠生娶徐氏工部郎中紹虹公女尊禮郡庠生娶顧氏南太常卿襟宇公女女二長適庠士譚文煥次適庠士嚴柟孫十二庭禎娶孝廉晴岱歸君女庭祥邑庠生娶中翰冲寰徐君女庭祚邑庠生娶庠彥葵陽沈君女庭祐娶庠彥景于黃君女俱崇禮出

庭禠幼未聘問禮出庭祉聘歸淄令翔虞戴君女庭祺聘繩之歸君女庭祿幼未聘俱守禮出庭礽聘侍御秀峰錢公子庠彥用藩君女庭裀幼未聘俱明禮出庭禔幼未聘尊禮出女孫七崇禮出者一守禮出者二明禮出者三尊禮出者一曾孫一曾孫女四參岳君偕其弟將以今某年某月某日奉淑人啓封公之窆而合焉謂起元平陽君同年友也手爲狀走使而詔不佞

俾文其遂道之石余誼弗得辭謹掇其大者論
次之爲志而系以銘銘曰
太中之裔兆發于海觀國之光猗與封公潛德
弗耀有待而章天作之合一德攸往卜世以昌
琴瑟靜好襍珮以問奉彼蒸嘗鹿車可挽熊丸
不厭大啓義方翽翽其羽儀于阿閣爲五鳳凰
伯也雲騫仲氏游尾戾天以翔蒼珮朱轓蕃于
南土江漢湯湯 帝嘉迺績貤榮所自綸綍

以彰象服是宜令德壽愷燕此北堂秉化而逝
跂我夫子白雲之鄉閭中之秀賔于王者爲大
國香鬱鬱新阡桓楹可紀日月相望百千萬年
宜爾孫子配地無疆

旌表貞節武母王孺人墓志銘

溧水邑多甲乙大姓而武尤著余耳目所際魁
壘之彥策名樹德者後先相望纓緌之焉蟬未
論也乃王孺人又以節著御史宋公按部採其

事聞于　朝　詔旌其門里人榮之孺人爲孝康孺溪公繼配其嗣子曰太學兗斗家金陵去余室數百武而近太學又與余游以故知孺人內德詳且晳太學博通贍敏有聲薦紳間將成名以顯其母而孺人不及待棄桮棬逝矣太學痛母之無祿也手纘其行事請余門人觀察楊君爲狀而屬余以銘按狀孺人里中王氏女也孺溪公三娶而三賓最後乃室孺人孺人年甫

十有六耳儀止祥華不苟訾笑孺溪公心重之時舅紆溪公姑李孺人在堂上孺人晨夕奉養得其懽心不數月孺溪公病孺人之為婦也新而年又稺孺溪公病革且死謂孺人曰有不諱若年少且無子當亟更為計毋徒自苦孺人聞而慟哭引刎欲自裁曰吾請以身先為君蓐螻蟻姑與其母亟救止之孺溪公謂孺人曰子如是余死復何憂因取巳小像授之曰異日出此

相對如覿吾面也言訖而逝孺人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屢日數欲以身殉地下家人防衛之者萬端不得遂舅紆溪公泣而諭曰而夫之不天也而又無嗣婦復以身殉之誰爲延如綫者春秋之事吾懼而夫爲若敖氏之鬼也孺人聞而憬然悟乃强起抆血涕稽首而拜命筮公弟鶴汀公子兊周宜爲嗣諏日告几筵立之孺人日夕匑而號于室曰天乎夫子之以亾不亾

夲匹人之以不存存惟此藐諸者在也周六歲又以病夭人有代爲孺人危者怵之曰夫人之矢靡忒也以有子也子而今又殤矣天其意者不欲以柏舟奉夫人乎孺人慟而哮曰是何言歟吾必終所以祀夫子者時兇斗爲橫野公子生彌月矣孺人請爲嗣諏日更立之太學呱呱襁褓中孺人躬鞠不啻若已出稍長知其開敏有智意非凡物也孺人則抱而朝于禰曰見也

才庶幾可以嗣而鳩于室乎吾夫子爲不亾矣亟遺就外傅歸而省所受書時訓勑之以而父未竟之業待于而大未亾人忍死須臾意拳拳獨爲此耳太學以是發憤下帷就其業且時進名下士氣類相接人因太學之克振家聲益歎誦孺人之善鞠子爲夫子地也紆溪公卒孺人執喪哀毀如子奉姑居二十年衎衎焉能愿其志旣姑卒而孺人所以喪之者如紆溪公檢身

凜凜趾未嘗于閫外歲時問遺姻族贍給窘乏之
無弗備者于讌會無所與具多晏坐一室清齋
誦經而已手總家政家所遺產無改于舊身紡
績以先操作左右奉教令惟謹人以爲有魯敬
姜東海鍾夫人風旣受　旌表賀者在門孺人
愀然泣曰嗟乎諸君子之不以弔而以賀也未
亾人所際者何事而忍以爲名乎夫子之墓木
巳拱矣余未獲告成事于夫子九原之下寧無

有聡聰尸視者奚賀爲先是孺人以哭姑病太
學扶侍日選刀匕以進病時爲之少損如是者
十餘年竟以病卒嗚呼痛哉語曰歲寒知松柏
之後彫夫未寒則節不可見有可見之節而其
爲寒也不知幾何年矣南華有言受命于天惟
松柏獨也冬夏青青抑亦知夫風饕雨虐之所
批蕩飛霜積雪之所剝蝕天之所以苦之乃其
萬群卉而無筭者也輪囷離奇成其干霄聳壑

之用試較所經涉何如哉世人鮮不周寸往往
執蓼蔗之相嬗枯稊之相易爲樹節者撓左券
天道頋不爾也夫旣俾其皎皎焉皞皞焉現玉
同貞秋霜比潔矣甘苦榮瘁庸足論乎太學才
必大顯厥親卽持此可以瞑孺人矣孺人之生
以嘉靖戊午三月二十七日卒于天啓癸亥正
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子太學兖斗娶王氏同
邑上林苑錄事肖雲君女孫一可接孫女二墓

在某山之原余既據狀論次爲志列諸幽壙因銘以系之銘曰

以巳之年續夫子之年身爲金石而命以延以巳之天回夫子之天身爲弓冶而業以傳夫是之謂屺以代岵而坤以翊乾漆室之表清臺之築義豈不偉盍用含旃然歟否哉曰如其年如其年如其天如其天

封安人茅母丁氏墓表

乙卯年十月六日始下同録

生之庸閲看　玄父

嗚呼是爲茅母丁安人之墓安人有子曰元儀止生氏觀察鹿門先生之孫侍御二岑先生之子也少稟異才承母訓纘其祖父之業博雅工文章爲學士大夫所引重而又旁習韜鈐家言曉暢兵事一時劒客奇材爭趨其門止生進而與言鮮不退絀無能難者于是人以止生有文武才當亟爲　縣官用遼事起　詔榜中外求大將人以爲無踰止生者公府交辟　天

于勑郡邑勸駕道次續食入　京師止生居平扼擘建州之役至是慷慨欲投袂起顧念安人在高堂尸饔之啄弗忍聞也亾何而安人逝矣止生捧檄詣不得濡滯居里中則亟爲安人治窀穸掃片石樹遶道之右手爲狀而屬余以表曰安人待子而瞑子必毋辭余舊從止生游熟安人事讀狀益聞所未聞安人蓋非尋常閨閤中人而止生所爲狀安人者蓋非呫囁兒女家

人語也安人出長興爲兗祿署正愛湖公之女侍御公再失耦三卜繼而得安人結褵之日侍御公業舉進士令章丘室中前所置媵侍已數舉女安人視其媵若昆弟鞠其女無異已所出也後以無子數爲置姬以進侍御公再三郤之安人必得請而後已嘗于維揚擇良家子之端麗者勸侍御公納之不聽遣歸母家安人從舟中持其踵而泣隣舟人聞之詰知其故咸歎詫

以爲古來婦人之無妬未有若此者久之乃舉
止生而媵先後又舉二子安人愛之踰于止生
一子殤安人哭之慟不以止生存而緩鞠幼子
顧復有加不曰我自有子而自有母爲異視也
侍御公嘗入覲　闕下寓家于都城之外時有
萑蒲之警安人晝夜率家人計所爲防禦者至
手自操刃以出窺伺者歛跡遁矣侍御公徙官
于楚值歲祲公傾帑以賑之安人亦解其粧以

助歸槖蕭然未嘗名一錢笥有影木二尺公欲剖爲安人奩辭曰君宦楚櫝楠杞梓未嘗愛也奈何以閨中物違所志乎觀察公春秋高賓客恒滿座供張出安人蕪弗給者觀察公又嘗視其子南工部邸中閒與客登攝山上天闕倉卒讌賞所須安人咸咄嗟以應觀察公嘗絮語其客善哉吾婦之旨于養也吾得吾婦如得子矣公九十而卒安人相侍御公執喪易戚兼至及

侍御公之逝也安人慟哭幾霣數欲以身殉地下顧念止生兄弟强抆血而秉家政時訓勑以善成而父未竟之志數爲治裝趣之使爲南北游曰毋以而母戀戀鄉下使桑弧蓬矢之志弗展也性好施予里中歲嘗饉輙命止生盡捐家所儲爲貸貧手篝燈視止生具草上當事者曰而父生平好行其德子其繼之吁嗟乎古稱婦之持門戶勝丈夫也挽鹿車提甕行汲舉案操

井曰以餐難矣聞隣有警聲嘶肱并襟不能出一語人莫不然安人乃從房幃中修禦侮之具使盜賊聞之而却步大家貴婦咏樛木歌小星令得進御于君子難矣安人乃先侍御公之志飾姝麗以進至屢郤之而進者弗少解吳越間多治繭絲修口腹身處富貴練衣蔬食棲志于竺乾難矣安人乃舉其倉箱之積如坻如京者輦而出之以望寠人子之腹而義不反顧夫恇

怯妬媿慳吝人情常有之而婦人爲甚安人視之何如哉劉遐之妻身領數騎以解夫圍而石季倫爲之郄也楚之樊姬數進勝已者于王而笑虞丘子之蔽賢也范文正公亟賞其子麥舟之賻郗公以藏鑰授嘉賓一日散之都盡而公爲之駭惋不已也由前二者觀之賢婦人之所難而安人之所易由後一者觀之又偉丈夫之所難而安人之所易矣余鄉者謂安人非閨閤

中人噫豈虛言哉安人兩受其夫子之封前以
章丘令稱孺人後爲工部郎得秩今號夫内言
不出閫故婦人鮮表墓者如安人安可以不表
余故採其事之大者厓略具之止生異日功名
成雲臺煙閣之業推其所自人且謂陶荆州侃
李[illegible]淮兗弼之母莫安人若也所以不朽安人
者將在于是余姑書以俟之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恭蛟門沈公墓表

少傅文恭公之薨也六年矣　今上皇帝登大寶　詔推恩叙錄　先帝從龍功仲子泰藩詔　闕下上書頌言　光宗皇帝正位東宮先臣一貫時官　內閣實贊成大禮　詔贈公太傅官泰藩爲尚寶司丞葢異數也公薨于萬曆乙卯之孟春　神宗皇帝業已

命大宗伯諭祭公有加禮大司空給東園秘器以塟　遣官營兆域　命内閣請　賜公謚太宰議增秩未及上今乃以　恩詔行之榮哀之典歷　三朝而大備公起家隆慶戊辰進士讀中秘書守史官事　神宗皇帝于講幄已洊致通顯身未嘗離　禁廷終踐　綸扉參　大政計前後左右　神宗皇帝者三十有四年　君臣魚水之歡久且固矣公居

密勿十有三年數請辭上印綬　賜骸骨歸
上堅留公至八十餘疏始　俞公請增秩
賜金幣　命使者護行乘傳歸歸十年而
後逝時公且八十矣祿位名壽之兼得前此
内閣諸公所不恒遘也於戲盛哉先公而官
政府者天下無事多雍容高議于雲臺之上衎
衎焉無宿憂及公身而　帷幄之事多矣公助
勷其間其勞苦常倍于前諸公廼其功之最著

者在舉　皇長子之冠婚而堅請先　冊立委
曲懇欵疏至再四　神宗皇帝始俞而行之
人謂公之翼　光宗皇帝也不啻夾廣渭之
日定郟鄏之鼎公大有　社稷功朝鮮搆倭難
播酋旅距　國家大出師討之公從中指授方
略當事者稟其成筭島夷宵遁貢附之國安土
宇如故叛人之首卒膏蕭斧而訖　天誅時
上深居法宮群臣罕得見公車之牘十上

而不一報公終能積誠以結　主知使其謀
得行迄濟大事公之因事納忠載在　起居注
及所存嶶事草者不可勝紀而此尤其最偉者
矣嘉靖中南経倭北経虜閣部大臣共謀禦之
迄不能得犯順者戮之以釁鼓即萬暦壬午以
後閣臣以　元子冊立爭者其言如水投石山
陰且以忤　旨去而公乃以從容諷勸得之
公之勞苦倍于前諸公而其所得視諸公不有

侍從者哉抑不獨此也公侍　旃廈奉筆槖皆
在紫清丹籞之内屬車豹尾之間而手數馬足
口不言溫室樹得近臣侍　禁中之體甲戌禮
闈之事大相子試卷在公房公批而汰之主考
者私語公欲爲之地公堅不聽得主司選士之
公直　講筵所入告者援據古今明白正大後
典撰席日月獻納語不爲戇激而悃愊有餘忠
得侍臣論思之法同考試者二主考試者一教

胥庶吉士者一門下士滿海內顧嘗語人曰我將諸士入青雲中豈可使與槐柳同列門下士無敢私謁者得大臣待士之道不愛錢苞苴不至門不愛官爵　上數手勅將以邊功行加秩固遜辭之故官止少傅不私子弟前後所受廕止五人長子有儁才取青紫如拾芥抑不使入場屋得貴臣遠寵辱之義　延推同邑南大司寇趙公爲冢宰又　上將用公門人少宰

周公典甲辰試公皆具揭止之得柄臣遠嫌疑
不植黨與之心生平不暴揚人短含人子不輕
譏何有過茅善遣之歸里里人有醉而詬于門
者亦弗問得相臣容人之量　神宗皇帝嘗
手諭公有語及　中宮者公密揭勸　上善
待之封還　御劄　上終爲感動得親臣
匡主德之誼言事之臣間詆公公閉門上書謝
未嘗力辯曰吾恥與人爭楚變妖書留考察科

道官三者舉朝譁之公默不辯同官嘗密問公卒未嘗端言其故得大臣聞言遜謝不報之度諸臣或以礦稅繫請室或以言抵重罪公時具揭密請　上釋之而不發抄曰此　上盛德事吾不敢市恩得重臣事上之禮旣歸里客問及　國家事多不答章奏中有波及公者公亦聞之夷然不置一語辯夢時時舉手加額頌上盛恩誓世世身爲犲獺以報得老臣謝

政死不忘君之意公之立朝如此使其言盡行
志盡售臣　主同榮身名俱泰何所䰟楚宋
之足論乃　九閽之虎豹叩不得聞萬口之蜩
螗沸不可禦踽踽然出入　禁闥左右窺之眉
蹙蹙未嘗展對客語時欷歔泣數行下公之所
遇亦洵難且苦矣然而卒能彌縫　主德護
惜　國體用無違才舉鮮僨事非常之原中外
數駭而天下晏如也試令設身處公地得當公

者豈易爲力哉公不講學亦不以講學語人而
好學不猒在　朝日自公之暇編摩研削手不
釋書爲易傳老子莊子通皆非古人所及于理
學宗紫陽時亦出獨見剏之姚江良知之說士
大夫尊信之公其鄉後人議祟祀避其功而不
專主其論葢公學無所不通而識高不隨人上
下以此立身行已推而治天下國家譽不勸非
不沮在此孤立行壹意閒與世畸而不屑顧亦

在此蓋嘗竊聞公言而知公之學有以也居斯
地遇斯事惟知在我者當如是耳意見不同議
論不合焉得人人而比之或以吁咈當壎篪或
以鹽梅爲水火何常之有青史之外尚有是非
黄壤之間詎無生死相尼也未必非兩賢相持
也未必無兩是牛李皆爲才臣韓富同號君子
同不同正無足諱也噫公學固爾人則視公爲
何如哉公詩與文力追古人雕琢淘汰不輕置

一字沈鬱淡雅造次不作唐以下語于詩好其家嘉則于文好其里人余太常君房然公所自搆者鴻大深眇非二家所能到也游藝之餘兼工八法圑扇數行赫蹏片語波折有度斐亹可觀人間得之以爲珍玩亹大德之不宦抑多能之餘事也公生平所著書凡若干卷固已藏諸名山副在通都桓譚知太玄之必傳沈約歎眞賞之幾絕百世而下頌其詩讀其書知人論世

經國之大業𡖖鉉而外更有不朽者在矣於戲
公降自帝晨鬱爲王佐游泳道德咳唾文章行
絕代以孤騫志干雲而直上汪洋浩蕩涵吞天
浴日之奇巃嵷英多攬雪竇天摠之秀公輔人
欽其器經綸天授之才益素仕未升而高名已
播矣及乎題高蕋榜侶接英游發册府之藏踐
蓬山之署天球弘璧藴爲東序之珍三台六符
近望北辰之座甘泉奏賦天祿紬書漢皇前鄰

于講筵唐帝沃心于浴室桓榮之能稽古李絳
之善論事不是過也爾其厥綱羅而薦士操繩
墨以程材千金市駿郎空冀北之群萬里搏鵬
終引圖南之運公望峻矣 帝眷渥焉四海
興雨作之思百辟切巖瞻之望既頒軒策旋
召鋒車耦頗牧于 禁中武夔龍于池上素
絲五緎補山龍日月之章細札十行鼓雨露風
雷之烈大安 國本肇敏戎功欃掃扶桑搖遐

荒于水火戈臨槃瓠偃内地之攙搶重任載之
有餘大業卓乎可紀矣既而成功者退不尸亭
毒之權采真以遊自遠風波之地歸田有錄載
水無郵賓客不署其門子弟罕覿其面洗心藏
密手未絕夫韋編專氣致柔經更繙于柱史是
又所謂游方之外象帝之先者也且也吐茵不
問弘人之度愈寬碎器無言忍事之心益固累
心盡遺抱氣彌冲咄咄書空豈作殷侯之字憒

憒思我寧爲王相之言得我貴于知希覺道成于功滿眞文自咏漏雲笈之七籤靈液可餐勝天漿之一斗自占時日遂返星辰名甫謝于黃扉班更高于紫府驂鸞而上誰知此路之非遥化鶴以歸當識斯言之不謬公之生也有因其返也有位人間世之擾擾者又安足爲公道哉

仲子既奉　勑以公塋請公門人同邑宗伯周公爲狀乞言于大君子謂起元公門下士也以

墓表屬之起元讀周公狀摹公如生不能贊一辭乃掇其一二書之竊比于識小者嗟乎劉太尉之碣唯列姓名謝太傅之碑不鐫文字游于門者難爲言起元是矣讀者謂余爲不足以知公敬謝不敏若曰阿私所好則未或敢任焉

顧孝敷八十二首

文雅風流八十年一時耆舊爾應先家承北斗天喉舌居卜東都水澗瀍秋院松雲開士館春

江花月麗人船看君才力殊强健高論時驚滿
四筵

築室東隣白下橋門庭瀟灑足逍遥停雲夢起
春醪熟聽雨詩成夜燭銷老去風情還自許與
來游社不須招鳳毛五色尤堪羨賦就凌雲滿

漢朝

宋太學生陳公榮以元兵入犯率其從子老
成子宗傳統衆勤王隷文丞相幕下朝廷官

公爲福清知縣巳與元兵戰敗公巳免二子
復入重圍救公被傷同死宋亾公誓其家不
仕元至明始顯南少司空陳公長祚公十世
從孫也以公事見示屬爲詩因賦絕句十首

才名卓犖冠鴻都慷慨從軍擁繡弧試問勤王
三義士九重曾識姓名無

建牙吹角典專城固縛相將入虜營三百年來
多餋士報恩今日是書生

儒冠未脫桄金戈殺氣横空海不波幕府自開
丞相閣一時磨蔽作鐃歌
鶴版遥從海上歸坐看黄綬换荷衣可憐胡馬
迷天路不見雙凫闕下飛
背城一戰死生間不解重圍誓不還可惜弟兄
同日死千年埋骨鳳凰山
天書遥下爲旌忠俎豆千秋啓閟宮更起九歌
成楚些三國殤原是鬼中雄

北風獵獵不停吹落日轅門捲大旗萬里滄溟
迷蜃氣不知何處覓王師
厓門毒浪偃龍鱗更起穹廬號紫宸父祖豈知
王氏臘忍教門第染胡塵
銅駝荊棘淚雙流河洛腥膻九十秋仕版更無
陳子弟義門誰更說江州
世秉朱轂擁華裾忠義由來報有餘却笑于公
門戶大秪容丞相有高車

重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文峰陳公生祠碑

嘉靖之辛酉大司冦長樂陳公以侍御史奉
璽書按吳値歲大祲民皇皇莫必其命公亟
請于 上議所以改折賑貸者以蘇民困
上以公言剴惻而篤摯亟 允行之民困乃
大起驩訢鼓舞僉以爲公之生我也緊肉白骨
而稊枯楊徵公我民之生也何日之與有于是
及公之瓜期重跰繭息請 闕下上書從

天子借御史一年以活萬姓　上念諸父老
良苦嘉歎御史能爲　縣官加意元元若此
制詔御史臺展公代期一年慰諸父老遠來
意公于是益修舉所爲興革可爲百世利者一
一亟舉行之三吳之民轉呻吟而爲謡頌享大
牢登春臺疇昔滓水之墟化而爲樂土矣公以
期滿入　朝報　使命士大夫若吏民攀公
之轅者至道枳不得發顧念如天之芘　九關

之萬里者不敢以數請也乃共建生祠奉公于虎丘之旁以永公之澤而舒其適館授粲之愛于勿替司寇錢公臚列公德政以記之公之去吳也若干年乃吳民之祠公者視公之在　朝若爲御史大夫部尚書掌天憲酌元斗管耳目喉舌之任常如公按吳時及其歸田以老秉箕尾而上升也又常如公在　朝時鼓歌以儛之尸祝以頌之春秋毋絕今且六十餘年矣民以

公祠風雨雀鼠之穿漏者久丹堊之煥然者黯
如也懼非所以妥公而徼其芘共捐貲飭而新
之會公子司空公以　上簡命之任　留都
過經虎丘拜公祠下吳人益幸公之有後而篤
六所爲廟貌公者既成走南都請記司空公以
起元起元忝司空公門下士也先世籍吳中
公事至是乃益爲之感歎以爲公之施德于
者若是之深民之報公者若是之遠也德之

自上而下也不深將比于霜露之霑濡不待風日過而損之滲漉者不須臾而盡報德之自下而上也不遠若中衢而遇風雨得大廈以蔽之非不心愛其幨幪既去且不免爲寄鄣而不一反顧也今公之按吳也去之巳六十年計吳之入弁冕而奉璋非公當日所延見之大夫士也在官授搢操耒耜而耕非公當日所勞苦之吏若民也熙熙怡怡坌歌而巷号非公當日所生

長之士女也乃所爲戴公新公祠以報者若驄
馬甫去吳之日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恩久則
厚者不能毋寖以薄人之追其祖也無若其送
父母也世隔則親者不能毋寖以疎也非公政
教旁皇周浹入于人心而茀如前史所稱持斧
埋輪貴戚歛手山岳動摇者安望其能深遠若
此哉古之君子能芘其民者恒以爲居官長子
孫循吏之愛民也身死欲壟其地至謂子孫之

奉我不若桐鄉吏民之奉我民之愛其上也所
生子以其姓而名之識不忘于其坊也思見其
子孫以爲如見其面甚且焚香籲天願貴顯其
子孫以爲民報今吳民之祀公者遠矣其子孫
能繼祖父重累其報公者以報公公之廟貌煒
然如新而司空公又適以是時道過吳拜公于
祠下天若以公之子孫貴且顯暴諸吳吏民示
若爲之報者上下感應之間深遠而符合古之

能得民者未嘗有也繼自今以往似而續之公之祠百世猶一日也余鄉所謂深且遠者又何能槩其所至哉司寇叙公德政鴻纖必備吳人耳而目之久矣余故不更論第記其所爲重修公祠者以報司空公復爲詩四章授祝史俾歲時歌以祀其辭曰

峩峩兮虎丘遺廟兮誰留叢篁兮蕭蕭古木兮修修輪奐兮肯構塗墍兮綢繆俎豆兮去思冠

翩兮來游乘魚兮波心䌕馬兮山堧朱輪兮迅霆白簡兮淩秋干羽兮祁祁同雲兮油油明德兮惟馨靈貺兮匪求金爐兮紫煙玉瓚兮黃流翩然兮來下使我兮忘憂 其一 棟隆兮蜿蜒碧宇兮洸洸登高兮騁望綠水兮丹岑閟宮兮爾葺靈旆兮于臨苾芬兮八簋繽紛兮五音祥烏兮翩翩驄馬兮駸駸畏壘兮尸祝擊壤兮謳吟井梧兮陰陰臺栢兮森森左右兮如在髣髴兮

可尋有作兮在昔無悔兮至今洋洋兮來格修
闓兮予心 其二 坎坎兮擊鼓僊僊兮起舞桂醑
兮盈觴蘭烝兮崇俎公貌兮我祠我祀兮公舉
精禋兮上天膏澤兮下土安宅兮有鴻貿嵋兮
無虎英爽兮不磨燀赫兮敢侮若雨兮若暘我
稷兮我黍城鶴兮誰歸山龍兮孰補箕裘兮相
賢雲霄兮接武蘭椒兮可奠無間兮鍾鼓 其三
公入兮不言公出兮不詞玉軑兮彩斿金支兮

翠旗乘風兮遠游躡雲兮上馳仰叩兮瑶閶俯控兮玉墀佐帝兮陟降起民兮瘡痍長安兮地韓豕貢兮水維受觴兮靈威沈璧兮馮夷遲遲兮舊都瞻瞻兮遺黎玄髮兮丹蹕朱絃兮素絲燕許兮世世念茲兮在茲 其四

李元賔官計部武燕卿謁選銓部皆予丁酉卿同年也武卒于客邸李爲具含殮同日亦死余聞而悲之爲詩以弔二首

同年同日歎淪亡慟哭宜飛六月霜共命有人稱死友返魂何處覓生香雁行共悅浮名薄鶴夢雙懸故國長韮榜即今能幾在一時零落益堪傷

擊筑悲歌燕市豪蕭蕭易水泣波濤巨卿未得殉元伯羊角何堪報左桃人在河山千里遠夢懸宫闕五雲高山陽短笛誰能賦落日西風肖重播

# 蟄菴日錄目錄　癸亥下


甲申春同鄭尚德張韞甫馬仲履邀馬心一道人夜宿弘濟寺今四十年矣偶憶及追而賦之

江閣

自嘲

園居

禪室

吉山
睡蝶
茅堂
金陵名賢續咏十首
封翁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二白詩有序
蝶粉
蛛絲

嘉蔭齋詩元介少宰再次前韻予亦更爲問

響以贈不驕二首

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養

愚俞公墓表

南太宰玄谷何公得請終養歸海南二首

述補先生去人間世者二十三年矣尋夢中

嘗見之蓋知已之誼久而不能忘也先生學

道愛人宜有後乃竟使不祀何邪當作天問

四首

胡長白七十二首

冊辭　召命疏

勑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前光

祿寺監事中石吳公暨配贈孺人郭氏合葬

墓表

座主簡先生二子伯典叔度過訪遽爾言别

即席賦贈時先生方宦滇中故末句及之

韓豫

城下別業

東柴師二偈

題柴師像

哭普惠海德柴師四首 有序

有送柴師歸塔者話其事詩以紀之四首

座有談荆州人不食蟹者問之果然戲嘲一

絕句

顧孝直用宋李南金絶句典狂買顛語反其
意而和之予見而愛焉占賦四首時孝直方
解汝南別駕任歸
雀巽孝直樓中事也孝直手自爲紀莘甫見
示予巽而咏之
應天王學博擢太學博士二首
冊辭　召命　温旨不允二首
中丞蒲州羅公崇祀于鄉子南計部郎重光

蜀元賦詩二首
孫燕貽五十
再次前韻贈元道太守三首時黔有水西之
警宦滇者取道粵西其路尨嶮君行至南陵
而歸又頃傳滇撫有疏還君復守尋甸故篇
中志之
輓貞節武母王孺人二首
輓雲池王翁二首

周吉甫先生小像贊
哭周吉甫先生次韻六首有序
再和受質甫先生自壽詩四首有序
自韻四首
園蔬
重刻黄庭内外二景真經序

在田周翁蜀人也而家于楚以正德丁丑十
二月　日　時生今百有七歲嘉靖中曾進

蟄菴日錄　癸亥下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甲申春同鄭尚德張韞甫馬仲履邀馬心一道人夜宿弘濟寺今四十年矣偶憶及追而賦之

羣峭摩天紫翠重振衣同志喜相從月中鴉轉山樓角雲外僧歸水寺中風靜濤聲喧四壁天空梵響落千峰虛堂永夕難爲夢時引玄言問

老龍

江閣

北來鴻鴈影沈沈虛閣岧嶢帶夕陰霜後青楓江岸老雨餘黃葉寺門深城孤月色懸昏柝村近寒聲集暮砧多病自憐游興在楚天蕭瑟罷登臨

自嘲

漫擬巢由世可逃鶴書幾度下鷬坳衡星匣秘

吳歐冶明月環成魯孟勞仕乆家貧知宦拙病
多官起爲名高三山正歎滄溟濶誰許投竿釣
六鼇

園居

卜築西臨古渡邊數椽蕭瑟可留連林花陰密
籠碁局岸柳絲長拂釣船月滿潮痕兇射壁風
高樹影綠搖天浮雲世事那能問長日眞堪似
小年

禪室

虛堂暝色坐霏微竪拂誰參最上機香篆逆風穿樹出簾鈎遲月放雲歸松鱗熏染青猊座竹粉光沾白鴿衣賸欲共分禪榻夜佛鐙明滅梵鍾稀

吉山

嵯峨千仞振衣難落落長松徑曲盤旛影隔雲知寺遠砧聲停月識郵寒鴈回極浦飛尤亟鴉

轉危巢語乍殘蕭瑟西風趣歸步煙鬟回首路漫漫

蛺蝶

低飛緩舞戀芬芳不逐東風上下狂春困不禁緣褪粉驚魂初定爲㺄香花房日煖眠初熟葉幙雲深夢轉長却恨流鶯輕喚起纖腰慵舉過東牆

茅堂

村居盡日掩荊扉蕭瑟茅堂客到稀乳逅雀爭
䦨草入蜜香蜂競折花歸篆堦雨漬莓苔字繡
壁風搖薜荔衣擬學潛夫著新論恐因文字噎
禪機

金陵名賢續咏十首

太守姚公汝循蚤貴官大明守論歸再起爲
楚刺史以馳驛江陵相恕而削其官公有吏
才文學甚富人敬惜之

奮拔泥塗中翺翔振天路三十典專城遂積参
霄步一奏毀垣書再干掃門怒斯人終陸沉達
者慙其故
州守朱公衣公修偉有高志氣峻直言論多
慷慨恥以脂韋隨俗上下見者皆斂袵敬之
正伯偉丈夫目如巖下電知今多瑋辭博古富
珍玩高情師古人直道羞巧宦餘慶遺後賢懿
此夔龍煥

宫諭焦公竑公理學文章爲世所宗從之遊
者徧海內人人以爲登龍門未登大位爲世
所惜著述甚富皆有關世道說者謂非博南
諸公所及
太史掞天才流覽冨千古一首代騏驎遂爲時
所脊名山纔可藏濟川終見沮噬涕日月輝軒
冕安足數
運使張公文嘩少有令質清才先少宰極心

器之許其必貴及見其鄉舉每接遇欣然見之
顏色其憐才如此
孚之少不凡翩翩自超舉奇文欝風霞清音叶
鍾呂既解官中橐頗進徹時屢河山蕭寺鍾輿
言涕如雨
太守湯公有光起家孝廉官至太守循循恭
謹既躋大耋不以名德自尊人人推其長者
里俗多淩夷流風儼先輩不羨二鳥榮安知五

馬貴幾登更老筵數舉耆英會邦須老成人斯
言良有味

明府沈公天挺罷官歸適志花酒間頗爲禮
法人所忌君行之自如雪㴲嘗爲予言此君
胸中無宿物

六朝有斯人斯人六朝有身瘦夷甫色口獻公
榮酒麈尾捉自佳龍團蓄堪久毎嗤和嶠言癖
錢爲誰守

太學黃君祖儒弟戌儒復儒三君皆蟄菴先生子才美多讀書有集行于世而名位不著戌且蚤死人尤惜之

三子皆儁才壎篪奏風雅誰爲得父多焉問和人寡彼其涇渭淆況乃粉黛貿舉世忽崔駰眞非好龍者

太學焦君尊生弟孝廉周二君爲澹園先生仲子叔子有才志能世其家學仲選貢叔舉

鄉試皆蚤死孝廉有說楛若干卷爲名流所
稱
朱鳳羽陸離將雛皆五色眞爲難弟兄並許榦
家國仲旣惋琴亾叔旋慟珠瘞遺草誰爲留終
爲鄧攸慼
廷評陳公舜仁公舉進士爲縣令遷廷評遂
棄官歸善治生爲娛樂年八十餘而終
純甫貌淸跱翛然一孤鶴雄文美篇翰閎覽富

流略一辭捧檄遊遂保挂冠樂道廣謝太丘碧
雲望天末
山人張公正蒙山人善爲詩隱通濟門外不
交顯者年九十啖飯肉甚壯日猶可行二三
十里而吟咏不衰
柴門傍河開中有高隱士漁父刺船過幽人抱
琴至竹非仲蔚居霧起公超市幸偶鬻熊年恐
問璜谿事

## 封翁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之君子蘊義懷仁以就其道者卽未嘗以祿位名壽責報于天而有德司契顧若不爽或售於身或售於子若探物于囊而取諸寄也然而觭得之者多兼得之者鮮有如身大厥施而子拓其用子衍厥慶而身握其符則又天祐之庥禎人倫之盛事未易以數遘者雲從先生蓋通之經明行修道風秀世而薰然慈仁之君子也

先生本宋文正公之裔其淵源固已遠太公介石先生又以道秇博聞有稱于世以名德爲鄉里祭酒薦紳先生如司徒馬公司寇陳公侍御黄公輩皆嚴事之然而素仕不升潛德弗耀枯岈之珠未登淵山之玉莫薦厚蘊其遺書以授其子先生紹明家學而益充大之鉤深索隱漁弋典墳提要纂玄蒐蕘謨訓然且服習先王之言揣摩當世之務彬彬乎足以大顯于　朝矣

然公車未召隨牒遠遊澤雉神王于樊中冥鴻
飛遠于天漠于是塵生萊蕪之釜柳當彭澤之
門浩然歸來蓋以所受諸父者詒諸尚寶君尚
寶君守尚書吏部郎簡要清通人之水鏡先生
未究之蘊有子為大發之此先生所以投紱而
歸也會　國有大慶先生于是從子以拜
上恩而受封如子官矣尚寶君念先生春秋高
意不忍離膝下亟請休沐以歸奉先生於海上

時進輕刀轃輿徜徉山水間以適其意丹顏玄髮飄然若僊人競以是爲先生榮而先生方且日與尚寶君延接名儒講明正學攷三才之指歸析萬物之統紀窮九流之津涉攬六藝之鍵鈐當其會意時以爲天壤之間無與易此樂者吟賞忘年不知老之至也　今天子瑩精太平登賢俊如不及亟　召尚寶君爲近臣掌國之六寶將使之獻納左右不次而毘　大政

尚寶君以先生在堂逡巡而奉　召命未忍遠
行也乃先生適以是時開八袠尚寶君自幸身
在里中得以親舉萬年觴則走使而諏酌者之
辭于起元起元何以爲先生祝哉鄉所稱祿位
名壽或售于身或售于子兼得之不易遘者先
生業已若固有之余又何能更爲辭以進則請
語尚寶君亟稱壽先生前趣舍人治裝趨　闕
下而別具安車躬御先生以往尚寶君晉筦

朝寄有大政事歸而與先生謀之因以所受于
過庭者効忠于　上公卿大夫因尚寶君曰
過庭下候問先生起居時具羊酒助為壽如漢
張禹故事先生進而為衛之武公又進而為漢
之計相身常如在　朝廷間尚寶君得壹意
國家而無内顧先生生平所學于文正先憂而
後樂者此乃克大厥施人且敬推先生為人瑞
以壽先生者為　天子頌萬年有盛于天保

九如之外者也

二白詩，

屋上有白雀室中有白鼠雀淫物鼠貪物詩人所刺今化而爲白是能改于其德也王君不驕以爲瑞于不敢知姑本其事以賦之二首

瓦雀循簷下上飛驚看素羽浴珠輝應如丈石禪棲客老結鶉衣現白衣

褐衣長向穴中藏忽被霜毫粲玉光豈是玄樗
通坎德蟾宮分得素霓裳

蝶粉

雙翅便嬛舞拍場鉛華含膩儼明粧輕匀曉暈
秦樓色細摸春分漢署香褪後纖腰猶束素撲
來團扇恍凝霜蛾眉淡掃尤含妬莫採宫花入
上陽

蛛絲

娟雨綠雲一縷長爲誰牽惹出柔腸因風搖曳縈紅樹障日縱橫月粉墻千尺未輸鮫室淚三繅誰似馬頭娘從教結網成何事敢擲龍梭坐七襄

嘉蔭齋詩元介少宰再次前韻予亦更爲嗣響以贈不驕二首

芙蓉爲幘芰爲衣長日高齋靜掩扉綠雪當牕秋冉冉碧煙穿幙晚依依松濤細繞茶鎗出花

露香黏酒榼飛何用遠求玄圃積座中蘭玉更
相耀
繞屋扶疎樹影森百年喬木到于今煙雲滿
烏皮几山水絃高綠綺琴笑語馬曹無爽氣醉
看龍劒有卯心悠然長嘯誰能共高鳥翩翩下
夕陰

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養
愚兪公墓表

贈尚書駕部員外郎養愚俞公之卒也在萬曆之戊戌春至　今上天啓之辛酉公始以子允祿君貴受　恩於　朝而改顏其墓門之石公上世隸浙之象山元季徙平江之常熟入明久之割常熟爲太倉州遂世爲州人其徙而家金陵則自公游成均始也公祖表以幼敏姻家李氏愛而子鞠之從其姓累葉因之至公未改公卒後允祿君舉進士始上疏請得復稱

本姓迄今具冠帶祠春秋李之復而爲俞也甞覩其之衣進而秩五品并見六章服也意公之心必大愉快于九原乃睠公之墓木則既已拱矣公力學成名積功累仁而身未盡酬其志饗其報竣甫一年允祿君且次第酬公饗公所爲升舉所願者靡弗崇且盡也天之福善而大貺公若此詎偶然哉公修幹廣額而豐下音吐如鐘識者自少占其必貴性篤孝友慷慨好義有應

變才又善能知人少工屬文游瞿文懿公之門
經所指授益脫穎而出文懿公大器異之旣推
擇爲博士弟子屢試不第乃棄而負笈游成均
同合生言不辟席讓者公經術旣深于性理通
鑑諸書丹鉛不置手叩其腹笥便便如也少苦
産拙授徒以給奉二親甘毳無闕供間以分育
其弟若女弟蓋計歲所得都講餐無入私室者
公雖服儒而善治生操奇贏權子母未嘗屑瑟

捃拾間而息乃日起以是儕侶恒有餘資人有
緩急赴公無不得所願而去蓋族黨待公舉火
者衆公至老而施予未嘗衰人競以長者稱之
公繫籍爲諸生在浙之嘉善島夷入冦公與衆
數十百人倉猝爲所掠其酋將聚而殲焉獨奇
公貌呼而與語公神色不撓酋舉卮酒飲公而
釋之公儒生臨難有氣决如此婁江王荆石相
國張起潛觀察檇李袁了凡職方李見亭太史

金陵張孚之太守何子極太僕周長卿明府焦茂潛孝廉公皆于微時識之言終如券先少宰未第日亦爲公所器予與先祿君同筆研間拜公堂上退而公語客亦謂予非局趣轅下駒也今里中稱人之水鏡人人以公爲司馬德操矣公娶王宜人賢淑有智意能與公同甘苦挽車提甕不爲盛飾如桓少君舉案操井臼椎髻布衣如孟德耀中年未有子爲公置媵舉一子而

已乃得光祿君滕子既娶而殤光祿君夙惠異常公心知其爲英物稍長延名師敎之時時躬訓勑不勌甫垂髫入黌序聲大著諸生中尋受餼廩試輒冠其曹遂以選貢　闕下人謂公未竟之志旦夕以子而大售乃公不及待而卒矣於戲天之厚于畀公也與之以雋才與之以高貲又與之以美子三者具而五福備矣何靳公于三年間而奪之速邪葢予嘗與光祿君酒間

同席坐絮語兩家父子事涕涔涔不能禁也先少宰名德髣髴類公皆從嶮岨中起其居金陵也公自婁江徙予家先亦自鹿城徙舊皆籍姑蘇公大父蒙氏李至光祿君而奏復俞予曾大父亦蒙氏張至先少宰而奏復顧公子光祿君教之見其成選貢而卒卒三年而光祿君舉進士先少宰子予兄弟亦見予成選貢而卒卒三年而予亦獲遇南宮選公配王宜人後公十六

年而卒及見光祿君貴先少宰配予母王淑人
亦後先少宰十八年而卒亦見予與仲弟之成
進士公卒二十有六年光祿君以終養母起官
兵部遇　覃恩再受　綸命公得贈今官先少
宰亦卒二十有八年以予貳南銓遇　覃恩拜
贈典予自家受　誥命光祿君受于　朝奉使
歸同以辛酉季冬之既望舉焚黃禮方幅相齒
獨公未仕而先少宰仕先少宰年未及中壽而

公可望七公二子存其一先少宰四子存其三差爲異耳兩家父子間奇類乃若是此予與允祿君言所爲兩相感動不覺涕泗之橫集也然以允祿君而望公不啻如石慶之于中涓于定國之于法曹楊震之于隱居而予仰眡先少宰乃大有慙卿慙長之論則夫公之所爲酬志饗報得于允祿君者夫又庸可量哉奉常雲杜李公之志公也其事核其文贍于公上世姓系與

公生平若子姓蟬嫣指次如掌蓋汝南之傳先
賢益部之紀耆舊未有或能先公者矣予是以
不敢具論謹揚厲　天子之庥命表曰是爲
贈公養愚先生俞公之墓使夫人懷高山景行
之思往來而過墓表桓楹下必有滅損車騎恐
其薰灼感平生之言車過三步而恐腹痛者于
此低回而不能去讀之或庶幾可徵其崖略焉
公諱一元字太初年六十有七配郎王宜人同

公受贈典光祿君名彥舉萬曆辛丑進士官光
祿寺少卿

南太宰玄谷何公得請終養歸海南二首

六卿具慶古來稀省覲遙從天上歸紅日九霄
瞻　帝闕白雲千里傍親闈壽盃十斛金陵酒
舞綵三朝玉府衣猶恐時艱思共濟鶴書旋向
海天飛

履聲共識漢尚書歸向高堂奉起居　帝許山

公無啓事天容薛相有安車晉宮霞暖蒸丹荔
珠浦潮香躍錦魚遥望玉京天萬里夢回雙闕
曉鐘初

述補先生去人間世者二十三年矣予夢中
嘗見之遂知巳之誼久而不能忘也先生學
道愛人宜有後乃竟使不祀何耶當作天問
四首

横經重席號人師點瑟由琴自一時惆悵舊來

絃誦地古槐疎影尚離離

錫山孤塚鬱岧嶢宿草萋迷入望遥多少中郎

琴酒客不知何處奠蘭椒

二十三年梁木哀絳帷常向夢中開空餘一掬

羊曇淚時傷西州馬策來

種成修竹綠雲新瀟灑高齋不染塵想像清陰

還滿地月中清嘯更無人先生性愛竹所居必種之

胡長白七十二首

松陵唱和日徜徉高隱林中歲月長畫擬前身
爲顧陸書從古法見鍾張綠蕁霞寫金晃色碧
篆煙飛寶鴨香已自真人在天際漫尋紫海戲
東方
三徑蕭然遠世紛人如野鶴在鷄群綸巾時拂
烏皮几錦字常留白練裙茶鼎曉分雙井露研
山秋結九華雲先生掘地得研山名曰小九華逍遥長玩人間
世誰擬朱方十賚文

再辭　召命疏

謹　奏為宿疾未痊不能就列再懇　聖慈
俯賜休致以終　恩造事昨者臣蒙　恩
召用以病具疏控辭未荷　俞允我　皇
上以　實錄重典　命臣副貳總裁且以學
行　褒臣勉其即來供職此儒者之至榮人臣
之殊遇也臣祇誦　恩綸不勝感幸既又自
悲報稱之無階不覺涕泗之橫集也臣嘗私語

友人今日使臣捐軀而膏草野則臣不敢辭使臣束帶而立　朝廷則臣不能應荅大義所制誠無愛乎髮膚而末疾所牽艮未便于奔走故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束帛旅于丘園　旌命交于途巷士大夫之拂袵以待招者衆矣枯听之珠畢升潤山之玉咸薦莫不被濯鼓舞趨赴　闕廷依　日月之末光攄風雲之夙志臣之庸短亦被　登延乃以二豎見凌百憂騈集

彈冠相慶獨爲匪人敢爲倦鳥之戀巢徒歌老驥之伏櫪命實爲之臣且奈之何哉臣茲敢以蒲柳之殘質徼惠于 聖朝願以豺獺之微誠矢報于異世屢塵 天聽如履淵氷伏望
皇上眷臣情危憐臣病苦 特垂
恩造准臣休致臣得壹意栽藥量水以保殘齡倘幸不遽塡溝壑則自今以往倖生一日即臣沐浴 皇仁歌咏 帝德之一日也臣無

任控籲祈懇待　命之至

勑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前光祿寺監事中石吳公暨配贈孺人郭氏合塟

墓表

古之君子懷智蹈仁好行其德者往往藉貲以伸其志即綰半通之綸擁中人之産亦能推力所及以芘人而彼巳氏或童妾猒羅綺鷄鶩餘稻粱亦不能損半菽落一毛以塈貧人之腹余

嘗讀太史公越世家錢學士義田記見陶朱公之三致千金而能散范文正公之家無餘財而能賑以爲賢者存心濟物甚于自肥如此顧爲執鞭而不可得乃若夫負妻戴以有其家而能卓然振高義于競刀錐爭粟粒之世如中石吳公與其配郭孺人者安在其爲古今人不相及也公諱之良字攻甫別號中石世爲姑蘇之長洲人起家爲諸生有售才不售去而游成均以

貲授光祿寺監事孺人光祿少卿郭公之女也皆以仲子正誼尹石城治行高等　天子賜璽書褒勸之公與孺人皆得以子貴其世系之遠族姓之華與生平行義之懿美具公外生陳太史與仲子所為狀述中斑斑可攷公與孺人所施于閫內外往往足為人倫之模楷余獨採其行之尤瑋且大者大書之以表其墓公曾祖耒陽公舉弘治壬子鄉薦兩為令家世稱華腴

祖認亭公豁達好施子産日挫公父所遺者推
以與其弟若女弟而身行求得田之汙邪者三
千六百畝公與孺人躬督佃戶子芟柞而麃蓘
之未幾蟹螺之區盡變而爲沃土矣嘗歲大祲
佃戶子無所年口食將轉徙之四方公與孺人
計力止之發其廩有粟三千餘石次第以貸左
右咻曰若輩與日安所取償而輕以貸之若是
公與孺人笑曰吾之粟實用若輩力今弟出之

以救饑耳安問償是歲邑中諸大家佃戶子孳
徙者無筭獨吳氏佃自如既而歲再不稔逃者
所負務悉焚之于是佃戶子人人父公而母孺
人曰微翁媪吾不爲溝壑且爲道殣也乃共相
訓勅盡力田畒以報夫積穀者利儉歲彼見其
價之翔貴也且共謀閉糴以昂直誰有若廩以
飽枵腹如公與孺人者公所舉丈夫子五女子
四婚嫁無俗儀費不貲公之田視前無所增置

比將老析之以授諸子輙與孺人計曰吾夫婦之勤勤于播殖也豈第爲吾子孫利哉乃畫所謂三千六百畝者六之五授諸子而一爲義田所列義田科條詳具而有法以百畝輸公家之賦以百畝供歲時之祀典以百畝爲合族燕享餽詒贄以五十畝助婚嫁之弗備者以五十畝佐族人之凶事以百畝資子弟之學使羔雉脯脡有所需以百畝待雨暘之弗若自是其族人

人人食公與孺人之賜可永永無乏絕夫以未
俗之者利而遺其親也耰鉏而德色箕帚而誶
語者有之誰肯割已所耘耨之田以贍所不知
何人如公與孺人者嗟夫陶朱猗頓吳越之
智趯然遠舉托計然筴以見其玩弄造化之奇
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志不盡究于黍知大政時
歸而仁九族以小試其用斯二公者之所為皆
百代殊絕之人物也計公與孺人所殖產世或

有倍徙而什伯者顧多以其身為撲滿執牙籌鑽李核屏箱篋而繫鎖鑰豈伊無人以朱公之智行文正之仁如公與孺人吾不敢于今人中求之矣公與孺人行義而口不言所報然子姓之繁而且盛于仲子太史已兆其端其日升而川至者將繩繩乎未有艾也余故于他懿行不具書獨揭二事表之使夫動輪漬酒而拜墓下者可想見公與孺人之大節而比之殢財役貧

賁累鉅萬上無以佐　縣官之急下不肯以一壺飧活翳桑之士者聞公與孺人之風或亦可愓然而寤也夫

座主簡先生二子伯典叔度過訪遽爾言別即席賦贈時先生方宦滇中故末句及之

玉樹春風憶過庭歡然握手慰平生露寒白映秦淮水楓冷紅飛建業城絲竹後堂無遠客壎篪清廟有同聲啣杯正好愁將別何限南雲萬

里情

觀稼

高臥溪山二十春寬然贏得自由身煙霞有癖非關病魚鳥無情不厭貧顧影頻驚青鬢改論交常感白頭新誰言百尺樓中客肯作求田問舍人

城下別業

我本武陵人宜向武陵住今非辟世時昔是問

津處一境何委蛇群峰更盤互雖與朝市隣幾
見軒車過池作鏡天懸田爲綺塍布鷄犬自相
聞郵墟亦成聚穫堪五穀分釣須六物具偶爾
宿田家湫然謝人務扣門聲久稀沿溪行屢誤
緝芰寒可衣採梠饑能度宜充蚯蚓操善作鶉
鶉賦自言太古時誰問中朝故勿使捕魚人得
見桃花樹

簡柴師二偈

不來而來不用安排不去而去不須猶豫來本不來去本不去兩頭中間無汝住處

二十年來求證果終日喃喃量飯顆到頭一着作麼生莫負道場成懡㦬四大各離誰是我鶻臭布衫何用褁斬釘截鐵不容情霹靂一聲天地剖人間天上總逍遙東土西方無不可收頭換面任縱橫混雜龍虵成一夥轉身時節許誰知寒灰試撥星星火

# 題柴師像

咄此柴師也耶以爲卽是如身翳燈影射于壁從壁呼之了不可得以爲非是如鏡取像纖毫不隔驟見識之了無可惑孰是孰非請師自决來時無口舒廣長舌一切歸一一攝一切光落萬川無第二月地水火風絹素粉墨爲似爲眞有何差别伯樂之馬按圖則失僧繇之龍點睛破壁

哭普惠海德柴師四首 有序

師江右人俗姓柴氏賣藥游金陵有妻子嘗死臥數日而甦言爲冥師所攝放歸因棄妻子出家法名海德居三山門外普惠寺之禪堂日夜以禮佛飯僧爲事髡首躡足冬夏被一舊衲衣修行甚苦而道價甚高縉紳先生多喜從之游閒與人談因果多後驗今年六十九以病化去師與予方外之契殊篤因爲

詩以哭之

曾向龍宮乞秘方自因冥感事空王功成隻屐

西歸去白下誰開選佛場

飯從香國手擎來天女飛花擁辨才今日講堂

春寂寂食時鳴磬鳥聲哀

寸舌瀾翻演法華不離丈室滿恒沙人間此日

誰為導臺上空飛七寶花

常將辛苦當安禪時為幽冥啓法筵今日三山

城外路更誰施食寺門前

有送柴師歸塔者詰其事詩以紀之四首

欲療饑瘡可奈何常將粥飯作檀那緣何却蹈荼毘火總爲人間火宅多

坐一微塵轉法輪法輪今日又微塵大千普作琉璃塔何用方墳覆此身

三生石畔萬松哀短簫横吹片月開今日歸途天漠漠幾時重爲故人來

幻身何處蕩飛煙孤塔崔嵬片影懸無縫可容
螻蟻住挑燈誰送佛前錢
座有談荊州人不食蟹者問之果然戲嘲一
絕句
逢人直說武昌魚左手持螯遜不如可是遺經
無爾雅彭蜞常誤蔡尚書
顧孝直用宋李南金絕句典狂買顛語反其
意而和之子見而愛焉占賦四首時孝直方

解汝南別駕任歸

百尺樓成解綬年千峰雲樹一江煙醉傾十斛
金陵酒好是清狂好是顛

楚楚蜉蝣共百年誰將簪笏易風煙蠅頭蝸角
紛朝市幾解清狂幾解顛

燕去鴻來年復年荆扉不改舊風煙支持伏臘
雖無計肯典清狂肯賣顛

臭味風雲憶往年揭來同臥綠蘿煙無他長物

從君乞一半清狂一半顛

雀異孝直樓中事也孝直手自爲紀李甫見示予異而咏之

雙雀翩翩傍簷隙先春哺子聲啾唧主人撤障通往來黃口青垂克日夕道傍車粟競呼群廷尉門前羅正紛慼恩願得朝君屋斵木投環徒爾云胸中純白無機事掌心取食翩翩至高城還畏雨禱褷空井常爭豚勞利窺簷鵁鳥亦相

怨乳雀年年滿畫梁低巢不覆紛來下天際行
看紫鳳翔

應天王學博擢太學博士二首

中朝啓事渡江來詔爲圜橋簡異才郎向三雍
歌鷺羽行將千里市龍媒橫經自起鱣堂兆重
席誰高虎觀材天子崇儒方幸學佇看稽古受
恩廻

手携化雨過江東增秩爲旌造士功宣室宜前

明主席絳帷先敞素王宮中朝舊事青箱還東
觀諸儒白虎通回首秦淮橋畔月成蹊桃李憶
春風

再辭　召命　溫旨不允二首

鶴書趣召閱春秋多病深慙國未酬班近屬居
陳豹尾夢隨簪筆侍螭頭神山未採千年藥高
臥虛言百尺樓再捧　溫綸惟感泣願言千載
頌鴻猷

史局弘開敞木天焚魚何幸得招延誰知東觀
編摩日正遇周南留滯年才盡江淹無綵筆居
成謝客有新篇汗青未就頭先白捧日心惟一
寸懸

中丞蒲州羅公崇祀于鄉子南計部郎重兖

屬元賦詩二首

蚤年經術起河汾萬里行空駿不群繡斧共推
持峻節彤弓方擬建殊勳宮牆俎豆時初啓閟

閥雲霄代有聞　聖主勤思方召業遥看圭瓚
秩無文
節鉞親提領朔方至今鎖鑰壯金湯枌榆社起
蒲東遠蘋藻祠開泮水香大業久宜書竹帛威
名還許震戎羌西平有子能傳業代擁貂蟬入
未央
孫燕貽五十
纔賦天台又遂初金聲擲地欲何如經成爭看

中郎字名重時廻太守車樓下沓潮春載酒門
前飛雪夜攤書如聞公府方交辟可許玄纁到
隱居

再次前韻贈元道太守三首時黔有水西之
警宦滇者取道粵西其路尤嶮君行至南陵
而歸又頃傳滇撫有疏還君復守尋甸故篇
中志之

白羽遥從紫塞飛使君千騎粵遊歸北山招隱

箏誰勒東海投竿願不違柳外風搖珠影花
間月吐玉缸輝驚心九折羊腸路青楓江白
石磯
草長江南鶯亂飛鷓鴣爭唱不如歸一城斗大
宦境戀五馬車高志已違嶺嶠雲孤天一握江
樓霧隱月同輝鄉心萬里何時落九日龍山燕
子磯
峰名回鴈鴈還飛兩岍猿啼送客歸石載欝林

娶覓少名標銅柱事終違尊空倍憶金陵美曲度偏憐玉樹輝聞說　璽書還治郡可能長戀舊漁磯

輓貞節武母王孺人二首

誰云芝草自無根天挺貞筠出素門誓死一心如鐵石承祧雙淚有蘋蘩乘軒巳見傳家慶表宅先看引國恩今日全歸真靡忒青陵有鳥共翩翩

青春矢節眼堪枯旌典貤榮表帝都[illegible][illegible]自若
丹宂鳳將雛共擬白門烏栖捲轂似[illegible]若干門
戶持眞勝丈夫片石中郎殊不愧喜從彤管擅
靈珠

輓雲池王翁二首翁以貢令安義歸來隱南
郭外生平風格高雅晚同滄園諸君子講學
有謂其得長生術者今年九十一而卒

擗麟高宴閱滄桑忽返緱山鶴駕長是否丹臺

經北斗將無紫水戲東方蘭亭勝事頻回眼桃
葉新歌幾斷腸忍向南岡論耆舊白門烏語咽
垂楊

名園舊接小長干六代風流此地看撿瑟曲房
春讌久彈碁高館夜燈寒人間未就黃金鼎天
上俄成白玉棺何處更尋遊嘯跡碧桃千樹竹
千竿

周吉甫先生小像贊

生惟一㮣人謂天之閉先生以時而不知天故
開之以道漸鴻振鷺未足以象其義家徒四壁
人謂天之嗇先生以貧而不知天故豐之以學
珠藏玉府未足以詫其奇年踰大耋其壽已永
著書滿家其名已垂文獻作舊都之學故品藻
當藝苑之鑪錘於戲如吾吉甫先生者其殆許
子將之處平輿而品高乎月旦鄭子眞之居谷
口而名動乎京師者邪

哭周吉甫先生次韻六首 有序

吉甫先生才高學富不售于時老而著書具足千古詩句之美擬暎當時游楊道南焦弱侯之門尊師重道乆而彌篤年八十有三逝矣病中有韻懷詩蓋以别知已若予輩者聞訃因次其韻以哭之

瓊樹彫殘玉露寒悲秋傷世若爲寛人間幻景銷沈易天上尊官承事難朔氣驟凌楓葉晩江

風遥度鴈聲酸濫巾往事今仍在鶴怨猿吟昔
未安
三徑蕭條四壁寒素箏濁酒善能寛自携玉杖
穿雲易共挽金戈駐日難老眼絕編韋更久苦
吟人甕醋尤酸玄纁未辟人先逝皂帽徒徵管
幼安
松風蕭瑟日光寒世路何如泉路寛學舍久荒
麟角少酒人猶在虎賁難千金已見懸書好三

斗仍聞吸醋酸爲息知音絃易輟逢人常自問

乎安

誰謂山中蕙帳寒晩菘蚤韭夏畦寬河東亾篋

求非易江左青箱憶不難耆舊傳成翻殄瘁少

微星隕更悲酸卣然自發蘇門嘯近愧嵇生識

呂安

燒殘銀燭夜窗寒俯仰徒看宇宙寬曲奏至今

能和寡才高自古遇時難蓼根未解知心苦榴

賓徒聞齼齒酸文苑風流淪落盡鴻波綠野待

誰安

自歎虞翻骨象寒詩才雄健酒腸寬美人買賦

千金易帝子招魂九辨難桃李無言還獻笑櫨

梨有味秪含酸郄生既死知音絕河漢能無愴

謝安

再和殳質甫先生自壽詩四首 有序

質甫壽詩予既和之矣元介少宰遂和之二

十童且爲圖書卷以贈之質甫又屬予書前
作于其後予亦占和數首文通才盡何敢見
大敵聊以博質甫一笑可也
容膝猶堪共客歡上林何借一枝安日長自蠟
嵇生屐髮短誰彈貢禹冠蔗境不關茶味苦秋
田惟傍醉鄉寬八公漫擬淮王客招隱空憐桂
樹寒
彈箏何意謁高歡命駕無煩向呂安腰瘦豈堪

魚作袋鬚疎偏稱鶡為冠圖成海岳山形一直肩
就煙雲筆陣寬莫憶五陵裘馬客綈袍誰問故
人寒

花下携壺卜夜歡纖雲飛盡月輪安歸來豈獻
頻爭席醉後何妨倒着冠力有盈虛分野定耕
無水旱寸田寬高樓玉邃橫清夜滿目關山雨
雪寒

漫將絲竹佐清歡樓墅東山憶謝安踏雪幾携

青玉杖簪雲時御碧瑤冠玉膏細酌三漿美金粟深居十笏寬市隱盡諳浮世態肯教鷗鷺舊盟寒

自韻四首

浪跡人間六十年焚魚高臥碧山煙杏花夜遂村中酒桃葉秋燈渡口船促席聽歌無宿客分題拈韻有新篇醉鄉日月消除易漫擬朱明古洞天

忽忽悠悠歲月長江湖今日正相忘携琴秋興題青竹步屧春郊醉白楊老病未能關藥餌虛名何用著文章大撓曆檢餘除日閒把農書卜雨暘

辟世墻東願已諧中林惟聽鳥喈喈書簾月影流花嶼茶閂煙飛護竹齋漉酒有時欹白帢看山無意整青鞋世間甲子須臾事荷鍤携壺好散懷

雲駛月運逝如斯昨日榮究異此時自笑心頑
宜渾沌共憐形散似支離夜燈銷雨彈碁嬾春
樹籠雲振策遲欲採江梅供壽酌轉憐橫篴夜
深吹

園蔬

抱甕常關白版扉秋園小摘未全稀雨深土沃
雲根白霜淺泉滋露甲肥漫詫庾郎蔬味少翻
喚何氏食單飛茶香酒釅黃粱熟可勝西山負

採薇

重刻黄庭内外二景眞經序

黄庭經以内外二景分篇金箱玉笈中所謂無上至眞之秘要也入玄門者于此求之可以涉其津涯通其鈐轄乃近代獨孳孳于參同契悟眞篇等書且詆而爲黄白男女之流兹經顧多置而不講余嘗心竊疑之鳳岡郭君夙具仙才早受眞籙棄官學道遍訪名山感遇異人易庵

何君授以黃庭口訣君勤而行之超然玄解遂深入無爲無不爲之奧栖眞參領五色霞三素雲飄飄然起于足下味道餐風之侶不遠千里而來者雲集其門君以玆經授之虛往實歸者甚衆而猶以未接叅承者之或迷于所向也捐貲刊此經流布海内以廣其傳屬其友希陽張君走白下經紀之張舊嘗刻七眞盤山語錄眞君爲同志既成因余友華甫金君介余爲序以

明鳳岡君弘闡此經之意余因述其事以弁之攷華陽眞誥南岳夫人降黃庭經于楊君在晉哀帝興寧之甲子楊以授許長史父子今世猶有傳楊君手書此經者而王右軍所書黃庭經黃庭乃今之外景在穆帝永和之丙辰此不知降自何時茲亦未敢具論梁丘子所注多合意未發以待人之自悟郭君與何君針芥相投之時必更有灑然得意于筌蹄之外者安得君耳

提面命一一發其覆耶余讀此經幾四十年自媿檮昧未有所入竊謂二景大義同而內多言神外多言見雖非判然畫先後為二天而從有入無窮末反本當自有意要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聖不可知見乃謂之象象立而神隱道乃局而為器矣故又曰可見不可用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誠能見其所不可見者夫然後能繇不神

以致其神有無異名微妙同得黃庭內景外景之旨庶幾其有合矣乎謹因張君順下風以請于君君其幸有以語我不敢望作右軍相待為寫經畢徒舉鵞群贈也

在田周翁蜀人也而家于楚以正德丁丑十二月　日　時生今百有七歲嘉靖中曾進異方世宗畀以官賞賚甚厚今將赴大司馬之招入都過白下同天界僧秋源訪予賦

贈二首

眞氣西看黃鶴樓飛來一百七春秋地靈自攬
岷峨秀仙蹟應觀江漢流露掌舊從天上挹霓
裳曾奉月中遊楚南五百期仍近幾閱滄桑跨
十洲

片帆重過石頭城傾盖依然故舊情杖引藜光
非太乙星懸井絡是長庚方從秘授千金龠圖
寫眞形五岳成自喜雲將同雀躍漫尋東海訪

蓬瀛

勅贈承德郎南京戸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懷
江汪公墓志銘
羅田懷江汪公之卒也在萬曆之甲辰秋時伯
子計部君業已舉楚之鄉試上公車矣踰十有
七年　今上皇帝以踐阼推恩中外臣公得
因子貴奉　詔贈承德郎南京戸部山西清吏
司主事如子官公卒計部君兄弟爲公卜兆悲

慎其事久而後乃得吉壤于是計部君筮以今
天啓癸亥嘉平之十有八日塟公且將于是日
以　上所錫　勑命賸黃焚于公之墓拜
聖天子之休貺光顯厥事先期歸里瀕行手爲
狀屬余志其羨道之石余先後與計部君官南
雍游從久計部君膚敏宏達有經國才士大夫
共推重之覽公狀乃知有名父有名子毓靈𧷢
祉公之所開者大也謹論次其事以志之公諱

韶鳳字某學者稱懷江先生羅田之有汪自宋熙寧中勝二公始公兄勝一公官黄之教授李葬于黄岡公以是得徙而籍羅田教授公系出婺之大畈既徙黄而子姓科第蟬焉爲楚望閥其受氏所自則魯桓公之弟穎川侯生而有文在手曰汪其昉也公爲勝二公之十世孫羅田諸汪代以文學顯而隱不仕公父曰吉舟始以明經爲臨漳令公舉丈夫子五公最幼而岐嶷

有志意年十三而孤攻苦積學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先人覩一第可唾手得而每入棘若有厄其遇者久之不售公遂以例貢隨牒選入籤仕主江右浮梁之簿事公以高才絀志筐篋間而約已裕民凡可以爲民請命于上者輒嘵嘵陳狀至再冊四必得請而後已民愛之如慈母邑故以陶名天下公終任未嘗以一器自逸有餽者悉謝却之其賢聲出令丞上直指姚江邵公按

部廉得公治狀薦公于　朝將不次擢公爲諸
有司勸晉鄱陽丞不三月以目眚上書辭役去
邵公檄留之不得後邵公以大中丞開府于楚
會羅田列諸鄉紳姓名具公行事邵公覩公名
曰是我故浮梁尉邪版教特旌其門盖猶以向
者未能竟用公爲恨也嗟乎士類仰簿書毎苦
于驥首亡以見奇公幸爲邵公所知旦夕可以
脫穎著而以病亟歸不可謂非遇矣然公豈待

此而後重哉公孝友自天性少失怙哀痛如成人長與諸兄析著務取其瘠者族之在羅者繁衍公以敦睦人得其歡心與人交無城府處鄉隣以退讓爲節里中稱薰然慈仁君子者必首推公公生平不屑屑問家人產而勤生嗇施累貲踰先世所授者乃推其羸餘以赴人之緩急凡以窘言于公亡不得所願去邑中又人人競頌公爲長者矣歸里跡未嘗數至令長之室或

適而咨邑中疾苦必策經久質言之鄉飲酒禮時以得賓公爲重然公亦不數往暇則角巾野服與二三友人徜徉山水間自適而已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後卒惜公者謂公身不售幸及見其子售之乃又不及身見其子之貴以爲天之于公旣與之以才矣又與之以子矣胡爲乎若推之若挽之不更延以大年饗司部君之養而溘焉逝也於戲公何憾哉余嘗謂樹德者譬諸

樹木朝雍植而夕求蔭焉其得幾何須之數十年而十畝之陰數十乘之芘鄰之人與行道之人逍遥乎寢處其下不待與餌而止者衆矣公之爵與祿不盡發于身與生前而得之于子與身後天之授公者如是而後乃彌大也公亦返其眞宅而褒贈之得于子孫者且繩繩未艾有德司契所取不綦厚哉公之卒以甲辰閏九月之廿有一日其生以嘉靖乙未九月之初九日

享年七十配胡氏孫氏皆贈安人皆先公卒子
四長卽計部君之浹娶王氏贈安人進士戶部
郎中澄孫如皐令棐女繼娶嚴氏黃岡孝廉珣
子文學師道女之瀚早卒娶胡氏孝廉明書孫
女之道邑庠生娶段氏英山孝廉繼明孫女之
淑例貢任河南汝州衞經歷娶胡氏孝廉明通
孫女孫男十一人云云婚嫁皆名族墓在邑西
祖塋之右亥龍穴乾向巽兼亥巳法所謂四維

催六秀之官者邪眞吉壤也系之以銘
學而士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仕而吏枳棘豈爲
鸞鳳之地其峙不訾務斂所出以阜厥施其錫
不已務盈所入以繁爾祉　恩綸煌煌惟子
之章佳城鬱鬱惟子之卜於戲允哉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請以是瞑公于九原大爾之門以永
裕爾之後昆

## 李大生詩草序

大生年未弱冠以才名著大江南以北辛酉舉于鄉余嘗取其行卷序之謂以大生之才橫絕一世將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隨意所之孰能禦其至者明年果成進士歸省其親以暇游吳越諸名勝間登高覽古嘯咏隨之返而過金陵問余于淮水之上手一編授余邀余序閱之則詩草也余方在釆薪亟援枕起而坐讀之揚彩之璀璨結響之琳瑯匠意之幽深含情之

穠麗氣高使其神王語艷爲之色飛有昔人苦吟力索畢世所不能至者大生往往以咄嗟揮灑閒得之豈天才之所授夐立塵表如飛天仙人咳唾所及皆爲珠玉者乎余嘗觀前輩文章鉅公其在吾鄉如顧司寇華玉王司寇元美汪司馬伯玉以辭賦宗工主盟當世而問其登第之年皆與大生相上下以故得以方剛之力乘可爲之時肆力于文章克就其志使其發之稍

遲將半耗其銳志進氣于呫嗶排比之間及其
成名然後竭蹷以赴之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力
不副其志者多矣大生之才而又蚤貴如三君
子譬如泰阿之劒初發于硎出而試之無天于
上無地于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又如入駿之
馬蚤就天閑旭日始旦範而驅之經玉門而舞
瑤池一息萬里直易易耳李于鱗有言能爲獻
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然則大生將來大

業之所就詎可量哉大生今之所作秀色可餐如芙蕖之照初日環姿難讃若玄圃之集夜光聯鑣古人建纛今彥業已沛乎有餘而余特以券大生之所至不敢以寃大生之所詣蓋昔人有云詩難工而可喜難得而易足者也故辭人恒不以其可喜者自喜而恒以其易足者不自足是以所造彌工所求彌篤日有孳孳而能至于至也大生異日名山之業成回而視夫今草

且暢然日猶昔人非昔人矣吾如梵志余今者倉卒擬議之言其猶庶幾乎高山流水之不失聽也歟哉

黄徵甫司訓德清過訪留集賦贈二首

書囊筆格日相依幾憶秋燈扣竹扉宦跡憐予猶拓落才名羨爾尚雄飛鱣堂明月金聲滿麈尾春風玉屑霏千頃汪汪今更勝芙蓉秋水鏡生輝

朔氣凌空萬木寒疎燈濁酒夜相看投珠莫訝
先容少刻羽何妨屬和難產就紫文皆鸑鷟裁
成青簡盡瑯玕毋論歲晚烟波濶佇擬扶搖振
羽翰

過汪肇郃故居有感

高門猶在主人非每一經過淚濕衣豈謂閒情
彭澤少直論清識朗陵稀筆花夜艳三珠躍劍
氣秋橫五綵飛何事玉樓期兆速頓令文苑失

光輝

康季修游金陵卒于僧舍輓之二首

弟兄文譽滿詞塲人道無如季最良賓至五侯爭饋食客行千里不齎糧蟻浮香滿鸕鷀杓鶯轉塵飛玳瑁梁隨處青山可埋骨故鄉何必勝他鄉

衛霍幕府勝芙蓉書記翩翩類嶠重歌舞西湖傾越艷衣冠南路失吳儂蘭舟夜擁千金瑟蕭

寺秋吟五夜鐘曾勅家人斷家事卽令荷鍤正
從容

數年以來生平故人彫落巳盡頃得秋浦陸
君酒間談笑意殊欣暢一月不來奄然逝矣
予心悼之賦詩二首

北里勾闌志南夷槃瓠歌身常踰紫塞名久重
青娥晚遂論交落時因問疾過何期霜露集玉
樹萎婆娑

四姓衣冠舊三刀佐領親我非無重客君是有心人縱酒娛衰晩尋幽洽隱淪何期遽長逝不禁涕沾巾

皇子生頌詔志喜二首

一日歡聲動八埏　詔從金鳳下瑤天欣看龍負眞人日快睹虹流華渚年坐見嵩呼傳殿陛即令邊警淨烽烟河清鳳鳥眞稱瑞麟趾振振祚更綿

漪蘭瑞彩欝蒼蒼鳳詔欣聞出未央四海共歌
君有子萬方爭睹日重光青宮肇啓璇題字紫
殿新■甲觀香草莽徽臣深抃舞再賡天保頌
無疆

歲晚同王不驕太復弟卜倩川至偕兒輩集
瞻毅堂
歲事將除日漸長欣逢玉律轉青陽耆婆何地
求靈藥娑竭何弓鎖秘方幾索梅花開咲口暫

傾竹葉浣愁腸過從小得團圞日簾外春寒子

夜霜

楚信不至

楚天西望暮雲横遥憶雙魚路幾程吳雁孤懸霜後影巴猿三斷雪中聲樓前玉笛梅爭發坊底銅鞮月自明此際褰帷無限思夢回池草倍含情

